















驱云散雾，飞翔在天空中的神鹰。

这四对神鹰，一对是从敌火迭落飞来；蒙克的一对鹰，是从质恩山飞来；硕比的一对鹰，是从达洛山飞来；额蒸的一对鹰，是从尼尔维山飞来。它们一飞到舒祖山的上空，便低翔慢游，翻扑盘旋，展翅搏击风云，必须将山里的灰云黑雾冲散，让那座雄伟的舒祖山完全露出在人们的眼前，使大家把山里的奇景异色，看得清清楚楚后，才各自飞回去。

这四对一公一母的八只神鹰，由于每天从四方一起飞来的时候，都是非常准确的龙时，所以山里的人，不仅都以它们飞来的时间来计时作息、出猎、打鱼、远行，而且，凡是婚丧嫁娶，唸经作帛，年节宴会，也要以它们飞来的日时来卜算吉祥灾凶。由于这样，人们便在称呼神鹰时增添了一个“龙”字，叫它们“神龙鹰”。

这神龙鹰，比山里一般的“觉”（山鹰），长得又壮又大，两只眼睛，能在墨黑的乌云里，看清前后左右飞行的航向；两扇像围席的大翅膀，能将山顶的古树老枝，劈成两半；两个锋利的脚爪，会将睡在深谷里的铁嘴野猪，抓上天空再掉下沟底。可是，这四对八只神龙鹰，却从来不抓地上的鸡，不打林中的鸟，不伤山中的羊，不吃地里长出的庄稼，只是扑打天空中的乌云，驱散山里的浓雾，迎击狂猛的暴风，搏击凶横的骤雨。所以，人们都很喜欢它们，爱护它们，把它们当作每天龙时必须降临的吉祥，不可缺少的神龙鹰了。

在舒祖大山里，住着一户人家，不仅家族很大，而且家世来源也很久远，是一户很有来历，祖籍源流极长的蒲姓人家。

据说，自从这山里的白云嫁给了乌云，乌云的女儿嫁给了谷戳戳洪山，一生了一个女儿叫阿芝；女儿阿芝再嫁到俄敌尔曲山去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嫁到底斯所洛山去；底斯生下一女叫玛吉，嫁到了俄尔哲勿山去；哲勿生女叫黑英，嫁到了握竹达日去；握竹仁了个女儿叫紫兹，紫兹的女儿嫁耿家，耿家的女儿嫁到了蒲家。这个蒲家生了三个女儿，大女儿叫蒲摸姬玛，出嫁到了姬家；二女叫蒲蟆达果，达果姑娘嫁到了达家。只有么姑娘蒲莫列伊，是家中的一颗明珠，藏在她阿达阿嬷的眼睛里，谁也休想随便来看看；更象父母掌上的一粒宝石，捏紧了怕埋没了她的光华，耀不了眼，捏松了又怕滚落到地上，污染了她的洁白。这样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么姑娘，谁不想挑选既勇敢又彪悍的英雄青年，才放么姑娘出嫁。所以，东选东不就，西挑西不成，九座大山里的小伙子的月琴声哑了，没一根琴弦弹出的声音使么姑娘动心；七条大河旁边的年轻后生的竖笛不响了，没一个笛孔里吹出的调儿使么姑娘动情。这样，蒲莫列伊么姑娘长到一十五岁，还没有出嫁。不过，么姑娘确实是天天想出嫁了。

长到一十六岁的蒲莫列伊，真是越长越漂亮：她那身材长得象歌赫赫（匀称的白杨树苗）那样窈窕，丰神绰约。

她那腰身，就象业莫吕只（蜂腰）那样细长；她那颈项，比蛋蚩莫谷勒（山羊的颈子）那样灵活；她那黑油油的辫子，像那黑天鹅的翅膀那样发光闪亮；她那白嫩嫩的脸蛋儿，象九十九丈高的瀑布，落到岩塘里溅起来的雪白水花；她那会说话的眼睛，象掉进了清澈见底的深潭中闪光的星星；她那一对秀眉，象扑在一丛索玛花上的彩蝶的

弯眉那样细长；她那眼边的睫毛象雪山岩缝中生长的青蕨那样长直；她那白生生的牙齿，象闪烁在晨光下的露珠那样晶莹洁净；她那细长的手指，象刚出林的金竹笋那样均匀细嫩。她坐在屋子的下方，光彩照亮着屋子；她站在山巅，美丽的影子映到了山下；她来到泉边，泉水流到哪里那都要把她歌唱；她去到草坪，云雀的笑声撒满了天空。么姑娘蒲莫列伊呀，她的美名，象春天的雷声，象翻山飞来的布谷，在舒祖大山里里外外传响了。谁都知道舒祖大山中的蒲家出了个既聪明绝顶，又伶俐过人，无比漂亮的么姑娘蒲莫列伊。

漂亮的蒲莫列伊么姑娘，不仅会放猪放羊，会砍柴背水，又能推磨舂碓，煮酒待客，烧茶弄饭；她最巧的手艺，还算是捻线织布了。她左手握住象白云的羊毛絮，右手从纺缚上捻出来的线，比挂在屋檐上的蛛丝还轻还细；捻出的羊毛线团，象堆在山谷里的云朵那样松柔厚实；她钉在屋旁草坪上的排线桩，象秋夜蓝天上的星星那样密；她梳出来织裙布的线排，象早晨挂在天边的彩虹那样鲜艳美丽；她织布丢来丢去的梭子，象春天飞往花间的蜜蜂那样匆忙迅速；她压线用的杼刀，象海鹰击水的翅膀那样敏捷轻快。每天早上，当蒲莫列伊姑娘做完锅庄边的活路后，便会来到屋右边的一个草坪上，坐在一颗大杉树下，轻轻哼着唱神龙鹰的调儿，轻快地织起她的裙子布来。

有一天，从四方飞来的那八只神龙鹰，把舒祖山中的灰雾冲散了，将天空的黑云驱走了，那搭着花头帕，披上青披衫的舒祖山，顿时便露在蓝天白云之下，显得更加雄伟壮观，绚丽多彩。这时，坐在大杉树下正织着裙布的蒲莫列伊么姑娘，看见这么晴朗的天空，如此漂亮

的山色，忙停下手中织布的梭子，慢慢抬起头来，仰望天空，可把她惊呆了。

只见那八只神龙鹰，高翔在蓝天，时而俯冲低扫，时而直上云霄，时而盘旋慢飞，时而急翅翻扑，双双翅尖上有风啸，对对利爪上挂流云，既有搏击风浪的刚毅猛兽，也有轻翔漫游的悠闲逸情。么姑娘越看越羡慕。她想，要是自己找到个表哥，象神龙鹰这样展翅高飞，敢于同风雨搏斗，有这样勇敢、英俊，那该多好。她越想越喜欢这八只神龙鹰，特别是从蒙可飞来的那对鹰中的一只大黑鹰，只见它猛冲时，比闪电滚雷还快三分；慢翔时，较晚风中的落叶还迟缓五成。她简直对这只大黑鹰看呆了。突然，这只大黑鹰也象看迷了蒲莫列伊么姑娘，一个俯冲低飞下来，贴近杉树下坐着呆望的么姑娘时，展翅轻轻一扫，然后唏飏一声，又冲上蓝天去了。这下，可把么姑娘吓呆了。当她清醒过来，才大声惊呼起来，顿时驱跑了那四对七只神龙鹰，独独那只大黑鹰没飞去。

留在天空的大黑鹰，更加疾飞迅扑，猛旋陡转，奋翅翻滚，横冲直扫。一瞬间，突然又一个俯冲下来，刚刚挨上蒲莫列伊么姑娘时，从鹰的身上掉下了三滴鲜红的血，一滴端端正正落在么姑娘的头上，她忙用手一摸，头上断了九根黑发；一滴端端正正落在么姑娘的腰上，她忙用手一摸，穿透了七层衣服；一滴端端正正落在么姑娘的两腿之间的裙子上，穿透了三层百褶裙。

么姑娘蒲莫列伊一见，臊得脸红耳赤，吓得痴痴呆呆的，心中急得想不出办法来，口里结得说不出半句话。两只眼睛内的黑眼珠不

转动了，两串珊瑚耳坠不动了，她顿时变得心神不安起来，连忙解开腰间的织布绳子，停了梭子，卷起织布的排线，拿上压线杼刀，匆匆离开了杉下的草坪，急急忙忙跑回家去了。

么姑娘蒲莫列伊回到家里，整天整夜心神难静，这三滴血，滴落了九根黑发，穿透了七层衣裳，穿过了三层百褶裙，这是什么原因？那只黑大鹰多么矫捷英武，多么潇洒利落，要是我……。她越想越是心神不安，由不安到愁闷，由愁闷而生病了。

七二一十三天了，蒲莫列伊浑身有些发冷发热，口干舌又燥，心跳眼也涩，有点象感冒又不象感冒。她找不出病因，只有去请毕摩算吉凶祸福。么姑娘去到寨子的上头，转了三圈，三圈都没有问到毕摩的住地，只好回家了。

又七十一十三天了，么姑娘蒲莫列伊的病，更加胸中闷得慌，口中冒酸水，怕闻菜饭香，不喝羊肉汤，有点象胃子不消化隔食了，可又不象隔食病。她没办法找出病根来，只有又去问毕摩。么姑娘去到寨子的下方转了三圈，还是没有问到毕摩的住地，只好又回家去了。

再七二一十三天了，蒲莫列伊么姑娘的病，有些吉吉巴巴了，浑身柔软无力，不想行走劳动，常爱闭着眼睛打瞌睡，有点象害了 吧黄病，又不是 吧黄病，她更找不出病因来，只有再去找毕摩。这次，她到了寨子的中间。转了三圈，她问到了毕摩的住地。么姑娘到毕摩家中，恰好毕摩大师不在家。只有毕惹（徒弟）呷呷留在家里，家中的锅庄上边，铺着用山巅遭过九年霜雪没压倒的金竹腊箴，编成的黄色的的垫蓆，垫蓆中间铺着一块用洗过七年花露水的白羊毛擀的厚毡，

厚毡上铺着一张黄中间黑，黑里带红的彪子虎皮，虎皮上放着一个鹿子皮包有獐子毛做的坐垫，毕惹呷呷正端端正正坐在这垫子上。

么姑娘蒲莫列伊走进屋内，坐在锅庄的下边，低着头说明了来意后，毕惹呷呷因为还是徒弟，心里没装着经书，一下回答不出姑娘的问话来，只好去翻经书。他左手开柜门，右手摸柜底，取出一本金壳皮子的经书来。先翻两篇，一篇翻在左手掌，一篇翻开在左手腕上；拿近眼前一看，纸上没有话，黑字不回答；又翻过四篇，两篇翻在左手掌上，两篇翻在左手腕，拿近眼睛前一看，纸上有话了，黑字中答的是凶恶。毕惹呷呷的一对黑眉毛，微微皱了一下，眼中闪了一下惊奇的光；么姑娘蒲莫列伊看了，也暗中皱了三次眉头，眼睛中同样闪出了一道惶惑不安的光芒来；再翻八篇，四篇翻在左手掌，四篇翻开在左手腕上，挨近眼边一看，纸上也有话，黑字里的说的是么姑娘有大喜了，毕惹呷呷的一对黑眉毛，略微弯了一下，眼睛中变成了笑咪咪的光彩；么姑娘蒲莫列伊的眉头也展开了，眼睛里也流露出喜悦的和轻松的心情来；当翻到十篇时，五篇仍翻在左手掌，五篇还是翻开在左手腕上，纸上也有话，黑字里回答的是：这个喜，要用一只黄母鸡，拿上一束哲果（金枝），念了格拉非益苦（生育经）后，就会生一个非常勇敢、聪明过人的英雄后生。毕惹呷呷便把五双十篇经书上黑字说的话，一字不漏地说给了么姑娘，么姑娘一听，忙用双手十个指头紧紧蒙住脸，从十个指缝中间露出了她那早已羞红了的脸；一声不响，心中突突跳着，又惊又慌，急匆匆地跑回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么姑娘蒲莫列伊怀着羞怯的心情，悄悄按照毕惹呷呷从经书上翻出的话做了：杀了一只黄鸡婆，洒了金枝，念了生育经后，刚满七个月，便在家中的尔底合喜（东南方向）地方，生下了一个男孩子。

这孩子一生下地，就是个大头方脸，鼻直嘴阔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。可是却不挨着阿嫫么姑娘睡，不吃奶，一直不停地哭。蒲莫列伊怕哭病了孩子，用了很多诓哄孩子的办法，都没止着哭声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去找毕摩卜算吉凶祸福。

第一次去毕摩家中，恰好毕摩大师又不在家，就连毕惹呷呷也没见着，蒲莫列伊只好回家。可是一回到家后，孩子仍不停口地哭，而且哭声又大又莽，凡是左邻右舍，或住在九里以外的人家，都能听见；就是住在七条河水以外的人，也听到传去的哭声；白云带着哭声在天上飞，山风追着哭声在杉树林中跑，山泉把哭声变成了么姑娘阿嫫的泪水，在肚中流。蒲莫列伊的心里，象扎上了九根钢针，眼内淌出了三碗泪水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第二次去找毕摩，哪知毕摩师徒还是不在家。么姑娘回到家里，孩子的哭声更大更莽了，近在九里以外的人家，都能听见哭声；远在三个九条河外的人们，也全闻到哭声；乌云抱着哭声在天上滚，狂风吞下哭声在山里旋，河水把哭声掀在岩上，推向岸边，丢进深谷。哭声把整座舒祖大山全搅乱了。

蒲莫列伊深怕孩子被乌云卷去，被狂风刮散，被河水冲远，她紧紧把孩子抱在怀中轻轻摇晃，用最柔软的细毛毡，密密捆住孩子的身子，唱最好听的催眠调，去引孩子的瞌睡，弹最优美动听的口弦，去

逗孩子的笑脸。她把自己知道诓孩子的办法，都做尽了，可是仍然没停住孩子的哭声。蒲莫列伊只好第三次去找毕摩。这次，她遇见了仍坐在原地方的毕惹呷呷。经过说明情况，报了孩子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及生下地的方向，毕惹呷呷又是去翻经书，三次从柜内取出那黄壳子的经书，从一双两篇翻到了四双八篇后，经书上才有了话，黑字里说：这孩子生得太“苦果勒过（生辰硬）”了，即是孩子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和方位，都是凶恶，恰好都是龙年、龙月、龙日、龙时和龙位，这孩子的阿达、阿嫫、哥哥弟弟、姐姐妹妹均不吉祥。毕惹呷呷把经书上的话，全告诉蒲莫列伊，并问她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，如果没有取名字，可以按照孩子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的龙辰，取名叫“支格阿鲁”。最后，毕惹呷呷没有从经书上翻出医治支格阿鲁爱哭的办法来。

蒲莫列伊没有办法医治孩子的哭声，只有任支格阿鲁日夜不停地啼哭。这哭声，驾上彩云，吼住了山风，吓溜了河水，搅乱了舒祖山的日日夜夜，惊扰了住在木刻地方一个专门吃人妖摩特比阿嫫。这吃人魔日夜很难安睡，便派去她的儿子特比惹来到舒祖大山，将蒲莫列伊和儿子支格阿鲁全抓走了。

当特比惹抓住这母子两人，路过一座名叫洛觉瓦峨极陡的悬岩时，蒲莫列伊便偷偷地将支格阿鲁轻轻放在岩边，想等到山上放羊的人看见后，去救活孩子支格阿鲁。她自己只好由特比惹抓到了木刻地方，任由吃人摩特比阿嫫的处治。哪知，当蒲莫列伊丢下孩子走后，支格阿鲁又在瓦峨岩边，大哭大叫起来。越哭越乱滚，突然滚到那座万丈

悬崖边去了，岩下是条奔腾澎湃的大河，平常就是滚下一块石头，也要滚得粉碎后，半天才落进河水中，然后无影无踪。何况这滚下岩去的支格阿鲁，还是一个不满一月的婴儿，是活是死，是凶是福，谁也难卜。

彝族文化研究中心